

清白世界好洗尘

□郭晓兰

新房交了钥

匙,接下来,装修提上日程。中式?美式?欧式?北欧?现代简约?过小日子的小平民,很自然地选择了现代简约风格。色调搭配嘛,对,雪的颜色!毕竟,这是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硕大欢喜。

喜欢下雪。那种轻灵飘逸,那种诗意浪漫,像心底的快乐一点点抛出来从空中落下,洁白、轻盈、柔软,漫天飞舞,风姿绰异。

尤其一夜飞雪,一觉醒来,外面粉妆玉砌白茫茫一片,大地、山川、河流、房屋、树木,模样洁净如一,恬淡如斯,静美如斯,雪天一色间,云雾弥漫,似乎一下点亮身体里潜伏着的所有的皓月与繁星。

雪是浪漫而深情的。曾经,一对老人在森林里远望雪景感动到流泪。他们相依相偎看雪景,看风景的人在纸上看他们。白雪装饰了他们的旅程,他们装饰了别人纯真的梦境。所有温情的细节与光芒,都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,用雪许下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,像这样一起看雪的人一定可以一起相牵相扶到白头,碧草春波,晓寒深处,鸳鸯双双相对浴红衣。

雪是温暖而厚重的。纸上相遇的《我的阿勒泰,有大雪五亩》,是听闻过的最大的雪:“雪太厚,要到我家,连大铁门都近不了身,来人站在马路上就得狂喊,惊动我家的狗之

后,才能惊动我和我妈……我妈挣扎着趟行,一百米呐齐膝深呐那人隔着铁门的栏杆遥遥看了,怪不好意思的,只好也下了马路,把双脚插进雪里,从马路到大门,帮我们踩出了宝贵的十二个脚印”。羡慕嫉妒李娟富雪的同时,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对生命怀有深深感激与新奇的女子,喜欢上了那个自称“老子”骂狗不帮忙扫雪的李娟妈妈,也平添一份为李娟母女清雪的忧虑。凡事过犹不及,正如文中的感叹,“雪是轻盈浪漫的,可一旦堆积起来,便沉重又坚实,不近人情”,甚至对被天气的绳索紧紧缚着的牧民带来灾难。大雪无情人有情,她们母女之间的似海温情最终会慢慢融化那如剑坚冰。

雪是纯净而奢侈的。老家有地二亩,虽然地处北方,拥有二亩白雪的日子也足够奢侈,想拥有一片纯净的美好实在不易。其实,奢侈的东西越来越多,岂止下雪,比如安静,祥和,本真,初心。太多清洁神性的东西正在被慢慢腐蚀和驱逐。好在,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实现梦想的契机。新房装修,我可以营造一片想要的雪样的天地。征得他的同意,房门、衣柜、酒柜、书橱、书桌,甚至餐桌都是

雪的颜色。夏日的微风侧身而过,带来细细的遥远的雪的气息。看看天花板,看看墙壁,看看橱柜,心里很干净,没有别的事情。纯净的白色,让人能变得安静。在这样的白色世界里,升起尘世烟火,能安顿的,不只是焦虑过滤后的一种空气,更应该是一种出口的找寻,一种温软平静的出口,恬淡从容的出口,晴耕雨读的出口。

沧海红尘,我只想说,雪意情思。把房子装成想要的样子,一片雪天地,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,几株绿相随。以后的日子在这抹纯净里散开,正如一捧雪,盛入银碗,不露形迹,入水行走,悄无声息,慢慢汇入细细流失的时光的河流。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”,炎炎暑夏,雪屋绿植,挂上几串红灯笼,捧起一本清凉书,这应该是夏日长假我跟时间相约的所有缱绻生动的细节。

观物洗尘,志便清欢。自然,美好没有绝对的标准,自己喜欢就是标准。无论事物,色彩,生活,还是活法。

听鸟鸣也是一种幸福

□李固国

我的办公室在二楼,两边都是花园。

这样的环境,最适合开着窗户,欣赏风景,静听鸟鸣。一个人,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琐事,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,关键是“落脚点”在哪里,才会有怎样的生活。

听鸟鸣,是另一种生活方式,我常常与幸福画等号。要说忙,整天有忙不完的事;要说看不惯,也是满腹牢骚;脑子里充溢些负能量的东西,反而添乱,不仅生活乱了分寸,还会心累。

早晨,散步回来,我喜欢打开窗户,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坐一会儿,既不看书,也不忙所谓正事,闭上眼睛,在鸟鸣声中养神。麻雀,比我起得还早,在窗外的梨树上、法桐上、枫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
它们喜欢在一块,凑凑热闹,也放肆自己。近处的声音大点,远处的声音小点,混杂在一起,喧嚣一片。不过,我仔细听听,虽然听不懂鸟语,发音根本不一样,也不知说些什么,肯定在愉快地交流。

白头翁,如麻雀大小,不仔细看看,还真的分辨不清。它叫起来,宛转悠扬,让人每个毛孔都舒服。在白玉兰枝头上,就那么一只,四处观望着,偶尔叫一阵,也许是寻找它的另一半,声音足够温柔、足够舒服、足够魅力,才可以达到效果。

午后,在窗外的电线上,燕子也过来凑热闹。只是,麻雀们还在

刷存在感。我觉得应该听点新鲜的,调节一下心情。

小燕子站成一排,“唧”的一声,一只从电线上飞下来,在空地上面盘旋一会儿,试试身手。第二只、第三只也下来了,偶尔叫一声,矜持而有度。

不说燕子敏捷的身影,仅仅从叫声里,我就从心里产生了共鸣。人活着,做好自己的事,不张扬,不忘本,不迁就,知足常乐。

布谷声,从远处传来,沙哑而深沉。偶尔,我也会胡思乱想一阵子,这声音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,在告谕世人——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,忙碌而充实地活着,才是做人的真谛。

在鸟鸣声中,我会有条不紊,心安理得地忙工作上的事,不急不躁。世间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,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也要用心去做,有成就感,幸福自来。

傍晚,该走的都走了,麻雀们还是在窗外聚集着,完成谢幕前的演出。我想不明白,是我舍不得它们,还是它们舍不得我,反正心照不宣地彼此守望。

“叽叽喳喳”,在微风中发酵,让晚霞充满诗意,黄昏也浪漫起来。忙碌一天了,喝杯茶,听听鸟鸣,舒活舒活筋骨,劳累在不知不觉中消除。

幸福,往往粘附在不起眼的细枝末梢上——听鸟鸣,轻松、愉悦,别是一番享受。

飘香的豆沫粥

□满常学

碎后的小米放在碗里。接着,把黄豆放进石臼里,一直把黄豆全部砸碎。在做豆沫粥的时候,母亲先将葱花用油炒过,那扑鼻的香味,一下子增强了我们的食欲。等锅里的水开后,加入豆沫、磨碎的小米和粉条,煮成粥后就成了我们大家的美味佳肴。由于母亲做的豆沫粥好喝,生产队在集体干活吃大锅饭时,平时两大锅饭正好,母亲做三大锅豆沫粥同样被抢光。

后来,母亲在农贸市场开了豆沫粥铺,由于母亲勤快,生意非常好,每天排队购买豆沫粥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。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大,我们兄弟几个不再让母亲做豆沫粥了,粥铺由大哥大嫂接棒打理,可是,母亲放心不下,常常看着大哥做,不让大哥有一点点的马虎,大哥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的。

有时候,我们兄弟几个去看母亲。母亲说,我给你们做豆沫粥。孩子们听了,都不让奶奶做,但母亲坚持要做时,大哥说,让母亲坐一旁看着,看看我做得怎么样。母亲还是坚持自己做,于是,我们大家做下手,帮助母亲做豆沫粥。当我们吃着母亲做的豆沫粥时,心里的感觉一直暖暖的。孩子们吃了,说,下次还是让奶奶给我们做豆沫粥,奶奶做的就是好吃。母亲听了孩子们的话,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

秋天过后,一直到来年春天的时节,在家里常常品尝到母亲做的豆沫粥,那小米的金黄,黄豆、葱花的馨香,一直是我们一家人的最爱。

做豆沫粥是母亲的拿手活,特别是在那个物资贫乏的时代,更是我们一家人的期待。为了让我们兄弟几个吃好,母亲总是将饭做出花样,使我们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做豆沫粥就是母亲做饭的拿手活中的一项。其实,做豆沫粥的工序很多,在做豆沫粥之前,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,先将小米淘洗干净,再添水没过小米,让小米慢慢地喝足水分,然后同样方法泡洗黄豆。将小米和黄豆泡好后,母亲将小米放到家里的小石磨里,慢慢地将小米磨碎,把磨

